

金陵有列「双拥号」

■吴月华

金陵自古形胜地，六朝烟霞染山河。2025年8月，南京地铁5号线全线贯通，“双拥号”列车翩然驶入城市地下脉络。线路自吉印大道蜿蜒北向方家营，30站点次第铺展，宛如30枚文化印章，深深镌刻在城市地下。全线绵延37.4公里，串起多条城市轨道交通干线，8座换乘枢纽纵横交织勾连，以地下轨脉牵起千年文脉，承载着金陵厚重史韵与生生不息的双拥情怀。

“双拥号”车厢内，军民鱼水情深的剪影图文随处可见。车载电子屏循环播放国防教育短片与南京双拥往事，拥军驿站陈列的宣传册、军事模型无声诉说着这座城市连续10次被命名为“全国双拥模范城”的荣光。从渡江战役千帆竞渡的红色岁月，到新时代军民同心守望山河，红色基因融入金陵城脉。渡江胜利纪念馆等红色地标，借地动线化作流动课堂，让国防情怀与双拥初心一路传承。

一站一典故，一站一风华。“双拥号”穿行都市地下，徐徐铺开一幅六朝人文长卷，沿途站名皆含诗韵，步步落脚皆藏史踪。新亭路留存东晋南渡往事，昔年名士登高寄慨，王导一句匡扶社稷之誓言，跨越千年依旧叩击人心，绵长家国情怀亘古未改；东山站承续谢安东山归隐、运筹肥水之战的千古风流，魏晋名士的风骨襟怀静静沉淀在地铁穿梭的光影里。车载电子屏滚动播放的海军南京舰宣传片，拥军驿站里暖心的政策解读，让山河与共的历史风骨有了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注脚。

行至大校场站，一架运-5飞机模型翩然入站厅，成为双拥文化的生动注脚。这里曾是人民空军军用机场，如今蝶变为繁华城市新区。一方土地的沧桑变迁，正是南京军民同心共建家园的生动缩影，也让双拥精神有了落地生根的温度。

驶入老城腹地，古韵与市井烟火温柔相拥。夫子庙站深藏城邑遗珍，千年古道隐于站厅，青石板纹路间烙着六朝古韵与秦淮烟火。三山街市井绵延，朝天宫飞檐翘角凌云，朱墙黄瓦沉淀礼制风华，街巷烟火续写人间寻常，尽显金陵古今同辉的包容气度。站厅里“情系边防官兵”的主题海报，让繁华深处的烟火气充盈着对“最可爱的人”的牵挂，尊崇之光洒满城市角落。

云南路毗邻颐和路公馆，一树梧桐藏半城往事，错落老宅镌刻民国风云与岁月沧桑；虹桥站穹顶流光，街巷浮雕复刻老城肌理，旧时光的街巷格局与当下都市烟火悄然相融。南京西站的百年余韵在线路间缓缓回荡，从旧时铁道舟车络绎到如今地铁狂奔地下，交通方式迭代的背后，是古都奔赴现代化的薪火接力。“城连共建”“城舰共建”的佳话，生动描绘了军政军民团结的时代画卷。

一站凝岁月，一寺鉴兴衰。静海寺临江而立，曾见证郑和扬帆远航的旷世壮举，亦铭刻近代山河的屈辱过往。驻足沉思，心生敬畏，更知山河无恙皆因军民相守，家国安宁离不开双拥同心。静海寺的声声警钟，是历史的警醒，更是一城安稳源远流长的底气。

终点站方家营静立长江之畔，紧邻老江口轮渡栈桥旧址，旧铁道、老码头、老式蒸汽火车头与绿皮车厢，静静诉说南京铁路百年沧桑。凭栏远眺，南京长江大桥如长虹卧波，横跨南北，挺起金陵奋进的时代脊梁。江水滔滔东逝，阅尽六朝兴衰、人间烟火，亦见证地下轨脉贯通全城，见证双拥温情浸润金陵街巷。

一轨地铁线，半部金陵史。“双拥号”不只是连通城域的交通脉络，更是传承文脉、赓续初心的精神长廊。它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烟火，让文脉传承与城市发展共生共荣。这穿行于地下的轨脉，是流淌不息的文化长河，让历史可触可感；亦是铺展城中的双拥画卷，熔铸金陵不变的精神底色。它载着古城的过往和当下驶向远方，文脉绵长，双拥未央。

红色记忆

张琴秋是著名的红军女将领，指挥过多次战斗。妇女独立团一营一连在腊子口的惨烈战斗，深深铭刻在她的脑海中。作为红军长征中唯一一支成建制女性作战部队——妇女独立师师长，张琴秋一直记得那群英勇的年轻女战士。她们当中有许多人，在腊子口与敌人殊死搏斗中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。

一

“人过腊子口，如过老虎口。”自古以来，甘肃迭部腊子口就是甘川古道的“咽喉”，兵家必争的“门户”。90多年前，腊子口东西两侧的石壁从谷底直插云霄，最窄处只有30米宽。因地势险要，1935年9月17日，中央红军经过一天一夜苦战，终于打败甘肃军阀鲁大昌部守军，突破天险腊子口。

11个月 后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八十八师来到这里，一举击溃鲁大昌部一个营的守军。随后，红军主力长驱直入。

对于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（注：1936年4月，妇女独立师缩编为团）一营一连100多名女战士来说，真正的危险，是攻克腊子口之后降临的。

国防纪事

福建省上杭县通贤镇障云岭，山高林密、云雾缭绕。这里有一个叫燕子塔的自然村，当地人将村庄附近的一处山窝称为“女儿窝”。名字的由来，源于一名苏区干部的悲壮故事。

据闽西革命斗争史记载，1935年2月至3月间，障云山区新汀杭游击纵队进入最艰难的一个时期。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进攻障云岭，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火种。新汀杭游击纵队奋力反击，顽强打退敌人的进攻。

1935年2月19日凌晨，敌人又一次对障云岭发起进攻。时任东里乡党支部书记阙桥书接到交通员的报告后，迅速组织群众转移。他带领部分游击队伤员和干部群众30多人，紧急转移到燕子塔。

转移的游击队伤员和干部群众隐蔽在高山密林之中，敌人很快追了上来。浓雾中虽看不清人影，但敌人的

我们守的，是身后望不到边的土地，是那片土地上亮着的无数盏灯。

军旅点滴

西卡口太小了。它蹲在三面环山的窝窝里，背靠黄土梁子，面朝黄河，没有气派的大门，没有显眼的标识。我背着背包，越走心越凉。风一刮，嘴里全是土。“这就是西卡口？”我问。

班长笑了：“咋，你还想要个凯旋门？”

走进 去，才觉出不一样。院子不大，是规规矩矩的四合院。正房是宿舍，东西厢房是活动室和图书室，南边是厨房。水泥地扫得干干净净，窗台上摆着几盆花，是老兵们从山外抱来养活的。图书室的书不多，一本本都被翻得起了毛边。

一间宿舍，8个床位。墙上贴着值日表，从周一到周日，谁扫地、谁做饭，写得明明白白。

班长说：“地方小，可日子不能过得小气。”

刚去那会儿，最难熬的不是苦，是闷。三面山像墙一样挡在眼前，黄河天天在眼前吼，却流不出新花样。

“想家不？”张老兵问。

“想。”咋能不想。父亲腰不好，在家里不知道咋样了。

张老兵没说啥，从床底翻出自己买的架子鼓，咣咣敲起《咱当兵的人》。调到山那边去了，我硬是被他逗笑。

“想家了就干活。”张老兵说，“一忙，就忘了。”后来我发现，这是个好办法。

芳华无名

■莫福春

二

敌骑兵冲过来时，一连连长向翠华带着一个排在前面开路，指导员刘桂兰带着另一个排在侧翼警戒。副连长谭怀明带领一个排，准备拦截敌骑兵。

谭怀明背着一柄大刀，右手握着步枪，站在队伍最前面。马蹄声越来越近，卷起的尘土遮住峡谷。她扯着嗓子朝女战士们大声喊道：“现在伤员正在过桥，咱们就是死在这里，也不能让一个敌人接近。”

敌骑兵来势汹汹，谭怀明率领的“断后排”没有畏惧。她们举起步枪，朝着滚滚沙尘中的人影射击，3次齐射让不少敌骑兵翻身落马。

很快，敌人已经冲到跟前。谭怀明和战友们来不及推弹射击，干脆从背后抽出长刀，向高过她们半身的敌骑兵砍去。

她们没有一人退缩，与敌人在峡

谷里搏杀。她们绝大多数来自贫苦农家，打小就挨饿受冻、任人欺辱、吃尽苦头。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瘦弱身躯，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，迸发出惊人的力量。她们深知，自己身后是满身伤病、必须拼死保护的战友。

战斗中，谭怀明的额头被砍出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，鲜血糊住她的脸，从右眉淌到下巴。坚强的她没有倒下，朝着敌人又猛砍一刀……

连长向翠华赶过来支援。敌人从向翠华身后袭来，一刀劈在她的头顶，她当场牺牲。在与敌人的搏斗中，指导员刘桂兰也受伤倒地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“舍妻舍女舍自己”

■向贤彪

东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、党支部书记。阙桥书工作更加忙碌，不仅组织扩红、为红军筹集给养，还要组织乡亲们垦荒种地、多打粮食支援革命。他对妻子说：“我忙公家的事，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家，家里的生计和女儿的成长全靠你了。”妻子除了忙家务，一有空还参加救救会的活动，为红军和游击队打草鞋、补衣服。

1934年12月，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“围剿”又开始了。危急之时，阙桥书的妻子让乡亲们先走，自己带着女儿断后。穷凶极恶的反动派见房子就烧，见东西就抢，见人就开枪。阙桥书的妻子带着女儿走不快，被敌人残酷地杀害。乡亲们冒险来救母女俩时，奄奄一息的妻子把女儿托付给大家……阙桥书完成任务回来后，悲愤交加，把妻子安葬在村后的一片向阳坡上。

处理完妻子的后事，阙桥书背起刚满3岁的女儿，带领乡亲们向障云岭一带转移，以保存革命力量，长久坚持与敌人斗争。到达障云岭后，阙桥书很快投入新的战斗。他常常背着女

乐守西卡口

■刘建伟

在西卡口，我们并不苦熬日子。春天，我们在院子后头开垦出一块地，撒下小白菜、萝卜籽。浇水得到黄河边去挑，来回一趟，汗透衣衫。小苗破土那天，我们都围了过来。星星点点的绿，在黄土里挺耀眼。

西卡口地方偏，但出人才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上级领导来看望我们时总结的。他瞅着那些奖状、奖杯，说：“你们这个点，不简单。”

不简单。每年考核，西卡口的成绩都名列前茅。班长说：“正因为地方偏，没人盯着，咱自己得盯着自己。咱守的是要紧的地方，本事不过硬，对得起这身军装吗？”

训练和执勤时，我们跟自己较劲。5公里越野，谁都不甘落后。站夜哨时，耳朵竖着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不放过一丝风吹草动。

那些荣誉，就是这么一点点攒下的。每一个奖状背后，都是一茬茬战友熬的夜、流的汗、咽下的寂寞。

西卡口的日子，在一日三餐里有滋有味起来。来自天南地北的战友，把浓浓烟火气拢到小小灶台前。

班长来自甘肃，嗓门洪亮，做事干脆。若有谁过生日，他天不亮就钻进厨房，煮一碗热腾腾的面，卧上荷包蛋，淋几滴香油。面端到眼前，他大手往你肩上一按：“吃了这碗面，长一岁。”

小张来自四川，做饭离不了辣。从家乡背来的那罐豆瓣酱，是他的宝贝。热油一烹，那股子浓烈酣畅的香气能驱散深重的潮气。起初我们吃得龇牙咧

北后，她先到红军大学学习，毕业后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。后来，谭怀明改名为岳克。2015年12月，她在四川成都逝世，享年98岁。

四

多年之后，有人问起这段历史。一位老红军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她们大多是童养媳。”

翻开妇女独立团的花名册，你看到的是这样一群人：红军女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四川大巴山地区，没有文化，没有地位，是“穷到只剩一口气的人”。饱受压迫的她们参加红军，从骨子里渴望“站起来”，能够吃饱穿暖，体面地、有尊严地活着。

这些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女战士，跟着红军队伍两次翻越雪山，三次走过草地，历经磨难，九死一生，于1936年8月9日来到腊子口。在狭窄的深谷里，她们靠简陋的装备和瘦弱的身躯，与敌骑兵进行殊死搏斗。

1980年，有关部门在腊子口战役遗址前修建纪念碑。碑体高9.16米，寓意中央红军于1935年9月16日攻打天险腊子口。而1936年8月9日这一场悲壮的战斗，同样值得铭记。

90年过去，险峻的悬崖和奔流不息的腊子河依然记得，曾经在这里倒下的70多名正值芳华的女红军。她们，永远与我们在一起。

开卷有益

耕读传家

书香致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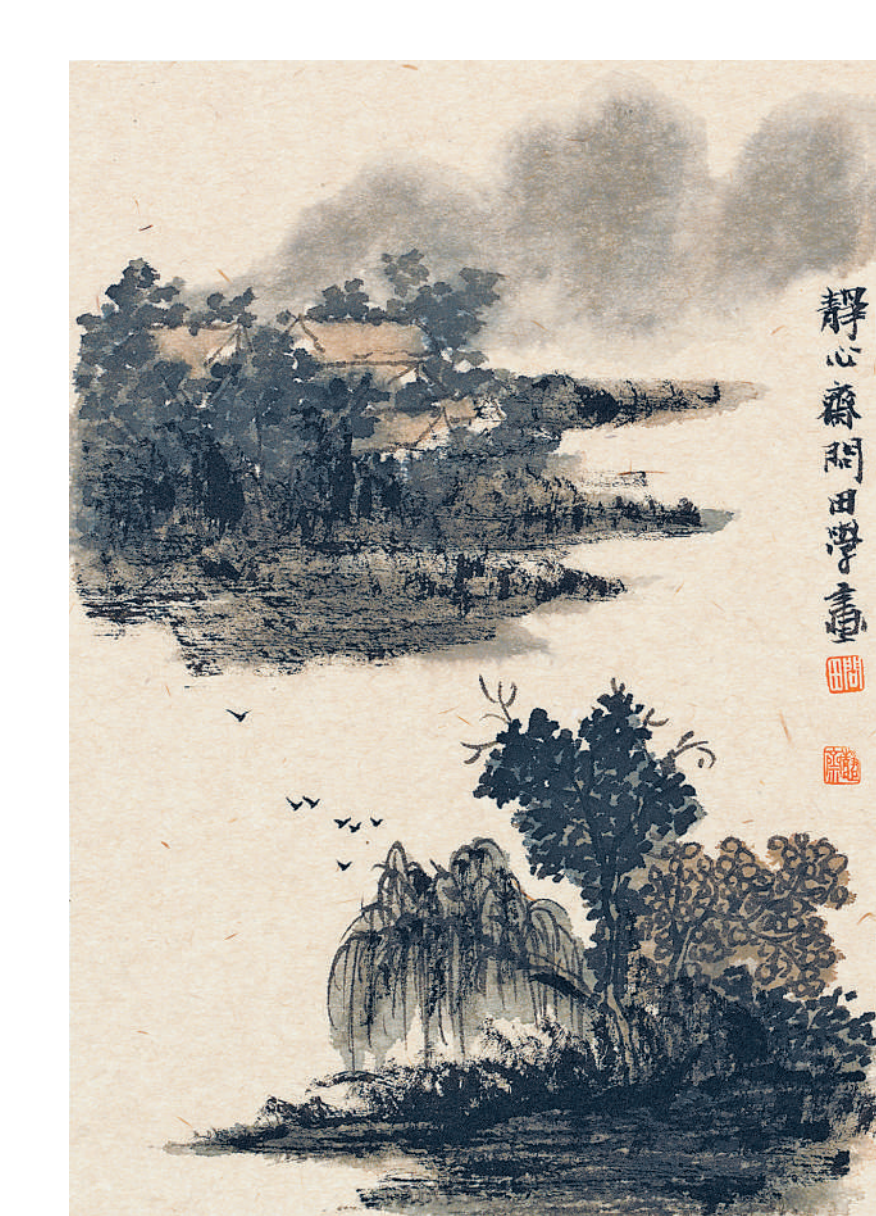
儿，组织群众挖陷阱、设哨卡、筑路障、救护伤员，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人。

就在1935年2月19日的转移中，阙桥书失去了心爱的女儿。

当天傍晚，阙桥书强忍悲痛，带领乡亲们向官庄一带转移。走到旱溪排上村时，被敌人发现，阙桥书果断指挥大家折入小路转移，自己朝相反方向迅速奔跑，同时大声喊话，把敌人吸引过来。最终，他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。第二天清晨，乡亲们找到阙桥书时，他的身上满是弹孔，血已流尽。

几个月里，妻子、女儿和阙桥书相继献出宝贵的生命，天地动容，草木含悲。时有红军宣传队员将阙桥书一家的悲壮故事编成歌谣：“苏区干部阙桥书，为了革命全付出。舍妻舍女舍自己，浩气长存世代殊。”

在这片浸润先烈鲜血的土地上，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张鼎丞同志，曾为上杭县古田镇大源村烈士纪念碑题词：“但愿子孙相继起，能和先烈共流芳。”这是对烈士的告慰，更是对今人的激励。



梦里依稀老营房（中国画） 闻 田 作